

第八冊

東坡後集

東坡

東坡後集卷第十三

表狀劄子

謝除兵部尚書賜對衣金帶狀三首

謝兼侍讀表二首

進郊祀慶成詩表一首

任兵部尚書乞外任劄子二首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二首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二首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二首
笏記二首

謝賜曆日表一首
定州謝到任表一首

慰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畢表一首

慰宣仁聖烈皇后祔廟禮畢表一首

謝賜衣襖表一首
到惠州謝表一首

到昌化軍謝表一首

提舉玉局觀謝表一首

慰皇太后上仙表一首

疏文

興龍節功德疏文六首

神威節功德疏文七首

太皇太后本命功德疏文一首

景靈宮祈福道場功德疏文一首

表狀劄子

謝除兵部尙書賜對衣金帶馬狀

蒙 恩賜臣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
馬一匹者盛朕在躬無復曳婁之歎名駒出廐遂忘
奔走之勞施重丘山身輕毫末伏念臣少賤而鄙性
推少文采微緼袍未嘗有耻乘款段馬自以為安豈
意晚年屢膺此寵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紹隆景命摠攬群英無競維人勢已加於
九鼎惟德其物恩有重於千金臣敢不上體眷懷勉

思報稱贈繞朝之策愧不能謀振屈原之衣期於自
潔臣無任

天

伏以在笥之珍本出於民力脫驂之賜以結於士心
顧臣何人屢膺此寵伏念臣學本爲己材不適時乘
伯厚之車雖云疾惡東公西之帶愧不能言而二年
之間三拜是賜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心存
社稷德協天人以長策駕馭四方以盛德藩飾多士
故令衰朽猶玷老華豈曰無衣蓋獨求於安吉慨然
攬轡敢有志於澄清臣無任

謝兼侍讀表

伏奉制書除臣守兵部尚書兼侍讀者重地隆名不
擇所付清資厚祿以養不才中謝伏念臣以草木之
微當天地之澤七典名郡再入翰林兩除尚書三忝
侍讀雖當世之豪傑猶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
能副恭惟 皇帝陛下聖神格物文武憲邦重離
繼明何煩燭火之助大厦旣構尚求一木之支而臣
白首復來丹心已折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待程聞長
樂之鼓鐘恍如夢寐莫報丘山之施猶貪頃刻之榮
臣無任

又

流汗恩榮拜詞莫獲強顏衰朽一節以趨臣軾中謝
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
殊制閑劇異宜武選隸於天官兵政摠於樞輔故司
馬之職獨省文書而師氏之官職在論說命臣兼領
聖意可知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約已裕民忘家
憂國知先王之兵必本於道德故以儒臣爲七兵知
人主之學必通於民情故自郡守爲五學而臣迂踈
不可強合早緣衰病難以久居終當自効於所長之
間或可報恩於未死之日臣無任

進郊祀慶成詩表

伏觀今月十四日郊祀禮成者親奠璧琮始見天地
兼陳祖宗六廟之典參用漢唐二代之文夷夏來同
人神允答臣某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聿追來孝

對越在天外修神考之文章內服文母之慈儉四方
觀禮百辟宅心雪止風恬驗神祇之來饗雲黃歲美
知豐凶之在天臣以藝文入侍帷幄考事而知天意
陳詩以達民言雖無足觀亦各其志臣無任瞻天望
聖慚懼屏營之至所撰郊祀慶成詩一首謹繕寫陳
表上進以聞

任兵部尚書乞外郡劄子

臣向在揚州蒙恩除臣今任臣於本州及緣路附遞入文字辭免准 聖旨劄子指揮為已差充鹵簿使大禮日迫不許遷延臣以此不敢堅辭尋於南京附遞奏乞候過南郊依前除臣一郡今來已過郊禮伏乞檢會累次奏狀除臣知越州一次取進止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

臣近奏乞越州伏蒙 聖恩降詔不允續准閣門告報已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聞命悸恐不知所措臣本以寵祿過分衰病有加

故求外補實欲自便而榮名驟進兩職荐加不獨於臣有非據之羞亦恐朝廷無以待有勞之士豈徒內愧必致人言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若越州無關乞自朝廷除授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奏乞辭免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恩命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蒙降詔不允聖恩隆厚天旨丁寧顧臣何人敢守微意但本緣請外更蒙陞擢兼帶兩職近歲所無有何勞能被此光寵欲乞追寢新命令臣且依舊供職則臣更不敢請

郡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職名即乞除臣一重難邊郡
令臣盡力報稱猶可少安臣非敢自謂知兵若朝廷
有開邊伐國之謀求深入敢戰之帥則非臣所能辦
若欲保境安民宣布威信使吏士用命無所失云則
承乏之際猶可備數伏望朝廷於此二者擇一以處
臣非獨在臣分義當然亦朝廷名器不爲虛授取進
止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伏蒙 聖恩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
禮部尚書者衰年自外又抱此心異數併加實爲非

意辭不獲命愧何以堪臣軾中謝竊惟以殿命官本
緣麟趾之舊因時修廢近正金華之名歷代所榮於
今爲甚自元豐之末官制以來若非身兼數器之人
未有名冠兩職之重而沈秩宗之任邦禮是司豈臣
透愚所當兼領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憂深

社稷慮極安危求忠臣於愚直之中論治道於文字
之外知臣難進而易退或非患失之鄙夫故授以禮
樂清閑之司使專於論說琢磨之事此恩難報願輸
歲月之勤度已所宜終遂江湖之請臣無任

又

備負西學已愧空踈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
之事併為儒者之榮臣軾中謝始臣之學也以適用
為本而耻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為心而慙尸祿乃
者屢請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而有志
莫遂負愧何言今乃以文字為官常語言為職業下
無所見其能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循省初心有靦面
目故於拜恩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
興邦而孟子亦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昔漢文帝悅張
釋之長者之言則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
帝入晁錯數術之語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

知為國安危之本祇在聽言得失之間恭惟 皇帝
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
之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
文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其要不出六事一曰
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六曰明慈者謂好
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已費省不傷民財勤者
謂躬親庶政不迓聲色慎者謂畏天法祖不輕人言
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君子不雜
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無新奇
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則為穀米羊豕雖非異味而有

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爲膏末參苓雖無近効而有益
於命若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人
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
於世若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
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三尺之喙日
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
其爲尸素死有餘誅伏願陛下下一覽臣言少留聖意
天下幸甚

謝賜對衣金帶馬狀

蒙恩賜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

匹朕官莫篚響動佩章圍士効牽光生鞭

物之重莫隆於車馬。采之貴兼施於衣裳。

功服之無斁而臣衰年弱幹固難強於馳驅。

株本不願於文繡寵加意外愧溢顏間此蓋伏過

皇帝陛下因能任。稱物平施操名器以勵士上有

誠心正銜勒以馭人下無遺力臣敢不思稱其服益

勵厥躬雖愧立朝乏能言之近用猶希辨道輸老智

於莫年臣無任

蒙恩賜衣一對金帶一條并魚袋金鍍銀鞍轡馬一

匹服章在笥賁及表殘銜勒過庭喜先徒御然以物
生有待天施無窮草木何知冒慶雲之溼采魚鱉至
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妻孥相顧驚
屢致於匪頌道路竊窺或反增於指目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聰明齊聖陳錫載周含垢匿瑕而察
於求賢卑宮菲食而侈於養士士豈輕於千里念非
其人言有重於兼金當思所報

笏記

榮兼兩職寵與六卿豈伊衰朽之餘有此遭逢之異
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坤无利正天造無私

靡求備於一人將曲成於萬物文章小技縱有效於
涓埃草木微生終難酬於雨露臣無任

又

陞榮秘殿列職西清併此光華付之衰朽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棄之材將建
無窮之業顧慙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
回於生死臣無任

定州謝到任表

兵民重寄本禦侮以折衝疆場久安但坐嘯而書諾
才微祿厚恩重命輕臣軾中謝伏念臣一去闕庭

換符竹坐席未暖召節已行筋力疲於往來日月逝
於道路未經周歲復典兩曹朝廷非不用臣愚憚自
不安位所宜竄逐更冒寵榮此益伏過 皇帝陛下
下高明正中乾健獨運追述東朝之遺意收此散材
眷言西學之舊臣付之善地致此衰朽尚未棄捐臣
敢不勤卹民勞密修邊備苟無大過以及暮年漸還
魚鳥之鄉以畢桑榆之景臣無任

慰正旦表

嗣歲將興雖有作新之慶舊穀既沒共深追遠之思
凡在照臨舉增懷慕臣軾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

道濟堯禹行比騫參方受園於二朝明發不寐念御
簾於雙日孝思奈何幸寬罔極之哀少副有生之望
臣隄以官守不獲躬請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
營之至

謝賜曆日表

夙頒溫詔寵拜新書吏得承宣民知蚤晚臣軾中謝
臣聞言天道者有數故閏以正時訓農事者在人則
王無罪歲豈獨典常之舊必存忠利之心恭惟 皇
帝陛下輔相財成聰明時憲居德刑於冬夏意與天
同暨聲教於朔南責在臣等敢不時使薄歛思患預

防勤邨繹孤幸流亡之盡復兼明威惠庶戎夏以皆
安臣無任

慰宣仁聖烈皇后山陵禮畢表

恭聞今月七日大行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山陵禮畢
者日月有時義當即遠雨露既降思則無窮遙知穆
穆之光尚起皇皇之望臣軾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道循祖武德契天心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
矣顯宗之孝憂若平生願寬舜慕之心少副堯封之
祝臣限以官守不獲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屏營之至

慰宣仁聖烈皇后祔廟禮畢表

恭聞今月十七日宣仁聖烈皇后升祔禮畢者反寢
而虞既盡飾終之典宅神于廟益隆追遠之思凡在
照臨舉增悲慕臣軾中謝竊以六朝繼聖並傳家法
之餘三后御簾高出古人之右逮此登配廓然永懷
恭惟
皇帝陛下奉順母慈表章坤德四謚哀榮
之詔簡策有光數詩挽餞之音道塗垂涕日月云遠
典禮告成願寬無益之悲少副有生之望臣限以官
守不獲躬詣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賜衣襖表

十一月九日翰林醫官王宗古至伏蒙 聖慈傳宣
存問賜臣等勅及初冬衣襖者齊官三服已寬卒歲
之憂漢北十行更佩先春之煖恩均吏士聲動華夷
臣軾中謝伏以禮著始裘詩歌無褐邊陲更戍本爲
臣子之常朔易早寒特軫聖神之念惟德其物豈曰
無衣恭惟 皇帝陛下廣運聰明力行恭儉威風
旁振方戰栗於天驕溫詔下融遂流澌於河凍既無
功而坐食實有解解衣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收凍
餒申嚴祖宗之法少肅情媮度收汗馬之勞以解濡
鷄之請臣無任

到惠州謝表

竊奉告命落兩職追一官以承議郎知英州軍州事
續奉告命責授臣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
今月二日到惠州公參訖者仁聖曲全本欲界之民
社群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投荒服臣
軾中謝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
遂成難赦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
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大有所爲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
三面舜干舞于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

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虜虜
之馬猶獲蓋惟穀鯨之牛得遠刀几臣敢不服膺嚴
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魑
魅爲鄰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
草之忠臣無任

到昌化軍謝表

今年四月十七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昌化
軍安置臣尋於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
已至昌化軍訖者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
無還期死有餘責臣賦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

龍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
跨萬里以獨來思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
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
而臣孤老無託瘴癘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
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
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無任

提舉玉局觀謝表

臣先自昌化軍貶所奉勅移廉州安置又自廉州奉
勅授臣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今行至英州又奉

勅授臣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州軍任便
居住者七年遠謫不自意全萬里生還適有美幸驟
從縲紲復齒摺神臣軾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人雖多
忤物剛褊自用可謂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難皆臣
自取不敢怨尤會真人之勃興與萬物而更始爾盛
獨在幽遠敢爲冥頑追茲起廢之初倍費生成之力
終蒙記錄不遂棄捐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正統
龍飛對時虎變神武不殺豈非受命之符清淨無爲
坐獲消兵之福聰明不作邪正自分使臣得同草木
之微共霑雷雨之解臣敢不益堅素守深念中謝

齒何求不履飯蔬之陋蓋棺未已猶懷結草之忠臣
無任

慰皇太后上仙表

伏覩正月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遺詔者慟發六宮悲
纏九士奉諱哀殞不知所云臣軾中謝大行皇太后
德冠三朝化刑四海獨決大策措天下於入山之安
退避東朝復明辟爲萬世之法奄終壽祿莫旣天心
恭惟 皇帝陛下仁孝自天哀傷過禮惟聖達節
豈復行曾閔之難以民爲心則當法舜禹之大頭少
寬於追慕庶下谷於臣民臣以外郡居住不獲奔赴

闕庭無任哀痛臨越之至
疏文

興龍節功德疏文五首

右伏以上帝垂休真人誕降乾坤合契永為慶喜之
辰草木何知舉有欣榮之意類惟遭邁獲侍清閑不
緣梵釋之因曷致消塵之効伏願
皇帝陛下受
天之祿如川方增查有漢唐之封疆猶萬唐虞之壽
考永均介福不及函生

右伏以三王之樂固常與天下同四海之心莫不欲
吾君壽以茲願力亦彼佛衆仰惟無礙之慈副我必

從之伏願

皇帝陛下配天而治如日之中安

樂延年錫帝齡之無筭寔畏享福過周曆以常新下
及海隅同躋壽域

右伏以上帝立子將開太平之基下以歸仁自享延
鴻之壽不假龍天之會曷旌臣子之心伏願

皇帝陛下受祿無疆如川方至五兵不用同出萬國之車
書多士克生達四門之耳目永均介福普及函生

右伏以候嘉平之臘愔氣充流歌長發夜祥舞心踊
躍華夷交慶草木增榮矧惟苞從之私獲在封疆之

守敢緣願力低叩佛乘仰惟無礙之慈副我必從之

欲伏頌 皇帝陛下既天而治如日之中安樂延
年錫帝齡之無筭寅畏享福過周曆以常熙下及海
隅同躋壽域

右伏以瑞乙來翔共紀生商之兆羣龍下集適同浴
佛之辰爰崇勝因以薦多趾伏頌 皇帝陛下立
民之極先天不違福如南山之不羣壽等西之無量
集寧海宇永庇神天

坤成節功德疏文七首

右伏以功存社稷慶鍾高密之門澤及本枝天作大
任之德候西風之協應占南極之嘉祥特啟真壇仰

祈睿筭順帝之則因不待於禱求應地無疆亦難忘
於祝頌臣無任懇禱殷切之至

右伏以慈儉之化無待而名保佑之功云何可報仰
首雲天之望傾心草木之敬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
籍養以天下福且冠於古今敢冀神休永為民極臣
無任

右伏以寶儉與慈地無私載履信思順天且不違眷
惟江海之邦日蒙雨露之施民心所祝神聽必臨祈
萬壽於無疆庶群生之永賴臣無任

右伏以上帝儲休遺寶龜而降聖群芳仰德執瑞玉

以來賓洛修臣子之誠虔奉天人之禱悃精著塞文
演貝多致海衆之莊嚴廣潮音之清淨勝因四集睿
筭日隆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伏願大安大業永
對無窮之間時萬時億獨觀有道之長正無任

右伏以玉勝發祥金行正候合天人之寶運實華夏
之昌辰已格鴻休猶資善禱展祇園之淨法發秘藏
之真乘庶假良因益崇睿筭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
下伏願威神有截盡龍象以瞻依壽考無疆等乾坤
之久大臣無任

右伏以神聖在御天地無可報之恩臣子何知佛老

存歸誠之法敢緣淨供仰祝遐齡

太皇太后陛下

下伏願日照月臨海岳峙帝簡好生之德錫壽無
疆民衙既富之仁保邦何極臣無任

右伏以星火西流方歲功之平秩夕月既望昭陰德
之致隆凡我有三歸誠茲日佛身充滿天監聰明
太皇太后陛下伏願享德三靈齊光兩曜坐俟雲來
之養受祿無疆屢觀甲子之周與民同樂臣無任

太皇太后奉命歲功德疏文

右伏以天人合契輔成繼照之明歲月慈衣祥九協重
坤之象肇臨正旦寅奉德音盡海宇之無疆集繡黃

而來會旁推舜孝仰叩佛乘伏願
太皇太后陛下
下下順民心仰膺天保馳西方之無量與南山而不
傾豈獨三音六律之旋再臨此歲將推三統九會之
慶以下其年永與永生共茲人福謹疏

景靈宮祈福道場功德疏文

右伏以仁心決物自然憂樂之同孝治格天宜爾感
通之速庶殫精懇叩叩上真恭以
人皇太后陛下
下佑佑聖神勤勞夙夜偶降東朝之御未復太官之
常爨即殊疋大陳妙法音之連雖有假於去章民
志下同日不勞於秘祝願膺勿藥之喜永保無疆之

休

東坡後集卷第十四

啓

荅杭州交代啓一首 荅館職啓一首

潁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與京西運使劉昱啓一首

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荅晁發運及謝諸郡啓一首

賀彭發運啓一首 荅杜侍郎啓一首

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謝本路監司啓一首 謝諸郡啓一首

賀鄰師及監司冬至啓一首

賀鄰師及監司正旦啓一首

荅丁連州啓一首
荅陳提刑啓一首

荅彭賀州啓一首
荅王承議啓一首

荅王幼安宣德啓一首

書

杭州上執政書一首

杭州上呂相書一首

荅虔倅俞括奏議書一首

荅王庠書一首

荅潮州吳秀才書一首

荅謝民師書

荅劉沔都曹書一首

啓

荅杭州交代啓一首

伏審知府鈞轄待制新易節旄光臨督府舊政已孚
於千里先聲坐振於七州軼偶以庸虛適相前後愧
無毫髮之善可紀斯民惟有洞察之餘以遺君子即
諧瞻奉尤切詠思

荅館職啓一首

伏審奉詔明庭陞華冊府國有得賢之慶士知稽古
之榮虎觀石渠極諸儒之妙選龍宮金闕笑方士之
遠求自喜衰年獲觀盛事某官學本自得道惟造深
溫故為君子之儒多聞推益者之友奇字可學知子
雲之苦心亡書復存賴安世之默識不試而用知賢
則深軼方此賜環遠承在駕沫誨音之已厚愧馳謁
之未遑

潁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入叅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
皆緣天幸豈復人謀惟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國
人淳事簡地遠泉甘豈惟暫養於不才抑亦此生之
可老恭惟某官嘉猷經世茂德範時元老廟堂自有
權衡之信餘生江海得同品物之安感佩之松筆舌
難既

與京西運使劉昱啓一首

衰病倦游久懷歸意聖神寬假特乞守待條教闊疎
溪湖清遠但坐縻於廩祿頗難繼於賢豪所幸仁明
曲垂鎮撫特先蒙於顧盼使增重於吏民伏惟運使
郎中才簡上心名高省戶暫屈外臺之寄一蘇右輔
之民日望車塵一按臨封部少奉誨言之末是為衰朽

之光感佩之私筆舌難既

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擇地而安本非臣子之達節有求必獲是見廟堂之
兼容釋汝頽之清閑當江淮之衝要舊游所樂習俗
相諳已見吏民具述朝廷之意不為條教自然獄市
之清此蓋伏遇其官師保斯民著龜當代折衝禦侮
已獲萬人之莫補隙輔踈更收一木之用軾敢不益
求民瘼勉盡瘁才但未歸田之須吏猶思報國之萬
答廷發運及諸郡啓一首

兼病交攻已安鮮壤寵光荐及役付名邗雖見吏民

敢違條教尚緣天庇使獲少安此蓋伏遇其官忠厚

有容高明畢照樂善忘勢稍霽外臺之威講舊論心

曲敦同榜之好餘人某官忠厚有素通明畢照朝高

華於致茲踈拙枉免曠廢愧展奉之未皇但緘藏之

無斃

賀彭發運啓一首

伏審拜詔十行觀風六路允符公論克振先聲恭承
曩契之隆得與屬城之末瞻依有素威慰居多伏惟
發運吏部幸兄士聳英風時推舊德用久淹而未盡
才歷試而愈高船滿潭中行奏韋堅之課錢流地上

佇觀劉晏之能喜并之深力占難盡

荅程侍郎啓一首

伏審存膺天寵榮貳卿曹士友喜於彙征朝廷為之
增重伏惟兵部侍郎溫文亮達宏遠清通直道不回
貫今昔而無愧處躬自厚蹈世俗之所難事愈練而
益明用雖晚而必濟自聞休命實起懦衷遽承問訊
之先益佩謙光之過

定州到任謝執政啓一首

燕南趙北昔稱雄帥之難尺短寸長今以乏人而授
幸此四夷之守忘其一障之乘坐食何功捫心知愧

伏念軾愚忠自信朴學無華孔融意廣才疎訖無成
効益氣性不傷物頻致怨憎叨逢聖世之休明未分
昔人之憂患故求散地以養衰年終成命之莫回悼
此心之未亮伏惟某官躬行周孔力致唐虞燮和天
人方遂萬物之性虛受海宇固容一介之微眷此餘
生實無他望老如安國既倦北平之遷意北方回終
有會稽之請歸依之至筆舌難周

謝本路監司啓一首

多病早衰曩有江湖之請誤思過聽遂分疆場之憂
才無取於折衝愧已深於卧護敢緣厚德尚許兼容

伏惟某官名重指紳望隆中外承宣帝澤民志流殍
之災肅振臺風吏若親臨之畏顧惟躬能得奉教條
但交欣悚之懷莫罄瞻依之頌

謝諸郡啓一首

燕南趙北昔爲百戰之場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
觀累朝之命帥皆一代之名臣豈謂龍飛曲加峻陘
顧吏民之易治幸表拙之少安此蓋伏遇某官碩德
庇民宏才濟世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靈霧而行
坐獲下和之潤眷言朽鈍未遂願擠勉加榮勵之勤
少荅欣揚之賜

賀鄰帥及監司冬至啓一首

月臨天統首冠於三正氣兆黃宮復來於七日候微
陽之協應知君子之彙征伏惟某官碩德庇民傑才
經世踐揚中外之寄益推望實之隆旣醉太平寶具
周詩之福大有上古允符義易之占軌限以守邊未
皇稱慶徒云善頌莫罄鄙懷

賀隣帥及監司正旦啓一首

新曆旣頒蓋履端歸餘之歲羣情交泰正贊陽出滯
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名華國非獨疇咨之用
已簡上心更應難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宇所限展慶

無由欣頌之深敷陳固既

荅丁連州啓一首

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
改易又恬颺霧稍習陸蛇自疑本僧崖之人難復見
魯衛之士而況清時雅望令德高標固已聞名而自
慙蓋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
違時每憐遷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於
集苑而有力於虛括遠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朋之錫
過情之譽雖知無其實而愧于中起廢之文猶欲借
此言以華其老窮途易感永好難忘

荅陳提刑啓一首

久竄島夷偶未書於鬼錄逃歸空谷固喜聞於足音
况清廟瑚璉之姿為明堂杞梓之用欲聞名而未敢
豈流問之或先恭惟提刑刑部才高一時望重多士
魯諸儒之德業緣飾政刑漢循吏之風流本源經術
暫屈雲霄之步一蘇嶺嶠之民憐遷客之無歸陸尺
書而起廢助其羽翼借以齒牙但憂枯朽之餘難副
吹噓之力既感且忤不知所云

荅彭賀州啓一首

竄流海國脫身羈鬼之林洒掃真相拜賜散人之說

喜歸田之有漸悼報國之無期方自愧於心顏敢聞
名於左右豈謂某官曲敷雅好深軫窮途賜以尺書
借之餘論溫詞曲盡賢於十部之見臨陋質增華果
已五漿之先餽但慙衰朽虛辱品題敬佩至言永以
為好

荅王承議啓一首

泮水受成繆膺桑梓之敬海邦畫諾又觀枳棘之栖
多難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夢後見故人伏惟知郡
承議居以才稱進由德選淵源師友舊仰鄭公之高
歌詠風流近傳邵父之繼不忘疇昔曲賜拊存豈獨

憐衰朽而借寵光蓋將敦風義以勵世俗感佩之至
筆舌難周

荅王幼安宣德啓一首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間閱百罹何所不有頃者海外
澹乎蓋將終焉偶然生還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
問舍為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豈獨
江湖之相忘蓋已寂寥而喪我不謂某官講修舊好
收錄陳人繁然雲漢之章被此枯朽之質欲其洗濯
宿負激昂晚節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之望此意
厚矣我心悠哉如焦穀牙如伏櫪馬非吹噓之所及

縱鞭策以何加藏之不忘永以為好

書

杭州上執政書二首

十二月二十七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
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蘇軾謹頓首百拜上書門
下僕射相公閣下去年浙中冬雷發洪太湖水溢春
又積雨蘇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返及
五六月稍稍分種十不及四五而又繼之以旱以故
早晚皆傷高下並損自元豐以來民之艱食未有如
今歲者也軾已三奏其事至今未報蓋人微言輕理

自當尔然亦恐監司諸郡不盡以實奏而廟堂所訪
問往來之人去揣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故朝廷以軾
言為過耳不然豈有仁聖在上群賢並用而肯恬不
為意乎入冬以來緣諸郡閉糴而稅務用例違條收
五穀力勝錢米價斗至八九十衢睦等州至百餘
錢時炎炎可畏軾用印板出榜千餘道止絕此兩
事自半月來米穀通流價亦稍平然浙中無麥青黃
之交當在來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懲熙寧流殍
之禍上戶有未者皆新借不肯出其勢非大出官米
不能救此意自正月至七月本州裏外九縣日糴官

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價救飢計當用米三十一萬
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充充軍糧外止有十七萬石
沿司許於鄰郡運致三萬石尚少十一萬五千石計
窮理迫須至控告執近以本州解宇弊壞奏乞度牒
二百道修完未蒙開允意欲以此度牒募人於諸縣
納米度可得二萬五千石然後減價出賣每斗六十
度可得錢萬五千貫且以此錢修完解宇計料錢數
先且修完緊要處亦難可足用則是此度牒一出而兩利也伏望相
公深念本州解宇弊壞已甚不可不修及今完葺所
費尚少後日入壞其費必倍又因以募人納米出糶

救飢設使因修完解宇朝廷以飢民之故特
恩乞與二百道度牒猶不為也而况救飢修屋兩
而並濟乎越愚意少慮仰恃廟堂諸公仁賢卹民必
不忍拒此請意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候回降指
揮輒已一而告喻商旅令儲峙米備具水陸脚乘以
須度牒之至深望果斷不疑於一兩日內降付急遞
日與吏民延頸企踵雖大旱望雲執熟思羅未喻其
急也若不蒙哀察則是使執失信商旅坐視流殍其
為慙惶狼狽未易遽言至將朝廷雖加誅逐何補於
事兼軼近者奏為本路轉運司今年合起年額米斛

百六十萬乞一特許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
熟日隨年額起發未蒙恩許今年漕司窘迫實倍常
歲異時預買細絹錢幣於歲前散絕今尚闕太半刻
剔之急蓋不遺餘力矣若其朝廷少加矜察則督迫
之極害必及民近蒙朝廷許撥上供二十萬石出糶
此大惠也然望更撥留三十萬石若無米可糶既乞
以此錢收買銀絹上供雖無補於飢民而散幣在民
少解錢荒之患亦良策也此外祇有勸誘富民出穀
勸官濠貸及用常平錢米募民工役二事然皆難行
勸誘之利米及貧民而誅求之弊先及上戶浙中富

民大官錢者十人而九決無可勸誘之理至於募民
工役亦非實惠若散募飢貧不堪工役鳥獸聚散得
錢便走熙寧中嘗行此事名為召募其實不免於等
第上差科官支錢米盡入役夫而本戶又須貼錢雇
人凶年人戶重有比擾皆虛名無實利少害多惟有
多糶官米一事簡而易行米價既低民無貧富均享
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則一路幸甚軾拙於言語不能
盡寫憂危之狀以曉左右惟有發書之日西向再拜
扣頭默禱庶幾區區丹誠可以感動萬一也不宣
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充兩浙

西路兵馬鈐轄蘇軾謹頓首再拜上書門下僕射相
公閣下軾近上章論浙西淫雨颶風之災伏蒙恩旨
使與監司諸人議所以為來歲之備者謹已條上二
事軾才術淺短禦災無策但知呼號朝廷乞寬減額
米截賜上供言狂計拙死罪死罪然三吳風俗自古
浮薄而錢塘為甚雖室宇華好衣服粲然而家無宿
春之儲者蓋十室而九自經熙寧饑疫之災與新法
聚歛之害平時富民殘破略盡而家有市易之欠人
人有鹽酒之債田宅在官房廊一倒商賈不行市井
蕭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時以自支持更遭風寒

暑濕之變便自委頓仁人君子當意外將護未可以
壯夫常理期也今年錢塘賣常平米十八萬石得米
者皆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鳶狐狸
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區區戰國
公子尚知焚券市義今以十八萬石米易錢九萬九
千緡而能活數十萬人此豈下策也哉竊
上輔以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可但恐世
風揣所樂聞與所忌諱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爭言
無災或言有災而不甚積衆口之驗以惑聰明此軾
之所私憂過慮也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誦風災吏

以爲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拒閉不納老幼相爲
踐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災者
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軾既條上二事且以關白
漕憲兩司官吏皆未見軾曰此固當今之至計也然
恐朝廷疑公爲漕司地柰何軾曰吾爲數十萬人性
命言也豈卹此小小悔吝哉去年秋冬諸郡閉糶商
賈不行軾既劾奏通之又舉行災傷法約束本路不
得收五穀力勝錢三郡米大至施及浙東而漕司官
吏怨此愠怒幾不見容文符往來僚吏恐悚以軾之
私意其不爲漕司地也審矣力勝之免去歲已有成

法然今歲未敢舉行者實恐無忤漕司怨咎愈深
則軾之疲懦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相
一言檢舉成法自朝廷行下使五穀通流公私皆濟
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迹不勝幸甚去歲
朝旨免力勝錢止於四月浙中無麥須七月初間見
新穀故自五月以來米價復增軾亦曾奏乞展限至
六月終不報今者若蒙施行則乞以六月爲限去歲
恩旨寬減上供額米三分之一而戶部必欲得見錢
浙中遂有錢荒之憂軾奏乞以錢和買銀絹上供三
請而後可今者若蒙施行即乞一時行下軾竊度事

勢若不且用愚計未歲恐有流殍盜賊之憂或以其在淺過計事難施用即乞別除一小郡仍選才術有餘可以坐消災沴者使任一路之責幸甚幸甚干冒台重伏紙慄戰不宣

揚州上呂相書一首

軾再拜伏蒙手書見謂勇於為義不當在外獎飾過分悚息之至軾竊謂士在用不用不在內外也自揣所宜在外不惟身安耳靜至於束吏養民亦粗似所便又不自量每有所建請蒙相公主張施行使軾常在外為朝廷採撫四方利病而相公擇其可行者行

之豈非學道者平生之至願也哉頃者所論積大盜示命已有定議此殆一洗天下瘡痍也近復建言編運折欠利害乞申明編教嚴賜約束行下而罷真揚禁泗轉般倉子子倉法必已開覽此事若行不過虞失淮南商稅萬緡而數年之後所得必却過之但網稍飽賤餽運辦集必無三十出石之欠而能使六路運卒保完背頰使臣人負千石人保完身計此豈小事乎其餘網運弊害小小枝葉亦不在講求續止其事又軾自入淮南界間二二年來諸郡稅務刻急日甚行路咨怨商賈幾於不行一分稅物者既無脫遺其

無稅物及雖有不多者皆不出與點檢但多喝稅錢商
族不肯認納則苛留十日半日凡人船既衆費用生竭
則所喝惟命州郡轉運司皆力主此輩無所告訴竊
聞東南物貨全不通行京師出致枯涸若不及相公
在位救解此患恐遂滋長至亦不可救矣祇如揚州
稅額已增不虧而數小吏爲士臣不已原其情蓋爲有
條許酒稅監官分請增剝賞以現此元豐中一小人建
議羞汚士風莫此爲甚如酒政西行此法雖士人所恥
猶無大害若稅務行之則既增百之外刻剝不已行路
被其虐矣軾旦夕欲上此奏乞罷之亦望相公留念

已買田陽羨歸計已成紛紛多
及相公在位求治繩墨之外故時勢
於世耳不宣

荅虔倅俞括奉議書一

軾頓首資深使君閣下前日辱訪也示長箴及詩文
一編伏讀數日廢卷拊掌有起予之歎孔子曰辭達
而已矣物固有是理患不知知之出心不能達之於口
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
私所敬慕者獨陸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議善本項侍
講讀嘗繕寫進御區區之忠自謂庶幾於孟軻之敬

王且欲推此學於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挾此藥以待世之病豈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觀所示議論自東漢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馭今有意於濟世之用而不志於耳目之觀美此正平生所望於朋友與凡學道之君子也然去歲在燕下見一醫工頗藝而窮慨然謂僕曰人所以服藥為病耳若欲以適口則莫如芻豢何以藥為今孫氏期於治病不擇甘苦而劉氏所去取而劉氏富倍孫氏此也售於世然售不售豈吾儕所計也哉聊以發一笑

進宣公奏議有一表輒錄之不預示人也餘俟下
謝不宣

荅王庠書一首

軾啓遠蒙差人致書問安否竊以藥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餘日乃至水陸蓋萬餘里矣罪戾遠矣既為親友憂又使此兩人者跋涉萬里比其還家幾孟此歲此君愛我之過而重其罪也但喜比來侍養多暇起居住佳勝軾罪大責薄居此固宜無足言者瘴癘之邦僮仆者相屬於前然亦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則飢飽過度苟不

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煩深人心中前後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風力大略能道其心所欲言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西漢以來以文設科而文始衰自賈誼司馬遷其文已不逮先秦古書况其下者文章猶尔况所謂道德者乎若所論周勃則恐不然平勃未嘗一日忘漢陸賈為之謀至矣彼視祿產猶凡上肉仁將相和調則大計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經營則品后覺悟誅兩人而漢亡矣某少時亦對議論古人既名

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繁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少實用賈誼陸贄之學殆不傳於世老病且死禍必教子弟豈意姻親中乃有王郎乎三復來既喜拙小已應舉者志於得而已今程試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厭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為時所棄也又况得失有命決不可移乎勉守所學以卒遠業相見無期萬萬自重而已人還謹奉手啓少謝萬一

荅潮州吳秀才書一首

軾啓遠辱惠人惠教具審此來起居佳勝感慰之至

與子野先生游幾二十年矣始以李去文待制跡中之言知其為公人豪也於世少所屈伏獨與子野書云白雲在天引領何及而子野一見僕便諭出世間法以長生不死為餘事而以練氣服藥為土苴也僕雖末能此行然喜誦其言蓋嘗作問養生一篇為子野出也予者南遷過真揚問見子野無一語及得喪休戚事以謂僕曰邯鄲之夢猶足以破妄而歸真予今日見一而身履之亦可以少悟矣夫南方雖號為瘴癘地然一生有命初不曰南北也且許過我而歸自到此日望之忽得來教乃知子野尚在死下也

當來赴約也幸甚幸甚長書稱道過實讀之欷然所論孟揚申轍謂子皆有理詞氣滄然又以喜子野之有佳子弟也然昆仲以子野之故雖未識面懸相喜者則附遞一書以失何至使人重足遠來又致酒麪海物荔二華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感慨厚意無以云論道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社門燒香閉目清心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今分一半非以為住復之禮但欲昆仲知僕沉掃身心深論神氣兀然灰槁之大略也有書與子野更督其南歸相過少留為印可其已得而訶策其所未至也此外萬萬

自愛

謝民師書一首

軾啓近奉一函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
受性剛簡一巧持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搢紳自還
海北見一親舊惘然如隔世人况與左右無一日
之雅而一交手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
可言也一小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
雲流水一而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
止文理一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
又曰詞一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夫

不然求物之妙如係風捕景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
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乎
是之謂詞達詞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
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
矣此正所謂珞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
猶悔於賦何哉紉身明蟲而獨談其首節便謂之經
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
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珞蟲乎賈誼見孔子升
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
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

文偶及之耳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力法兩堂字賦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苟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賦方過臨江當往遊焉或僧欲有所記錄當作數句留院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已至峽山寺少留即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荅劉沔都曹書一首

賦頌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賦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

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烏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撥拾編綴略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賦詩文者多矣率真偽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賦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是公相與問荅皆賦矣而統謂之敘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

僕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
劉子玄獨知之范擘作蔡琰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
卓之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尚無恙也而其詩
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華勢乃
幼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
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
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有作
者風氣知足下置力於斯文久矣熱躬困本坐文字
蓋願剝形去皮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迴文益奇在海
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寂食有
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
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
書忽忽不宣

東坡後集卷第十四

東坡後

集卷第十五

記

衆妙堂記一首

瓊州惠通泉記一首

南安軍學記一首

順濟王廟新復石磬記一首

碑

上清儲祥宮碑一首

昭靈侯廟碑一首

潮州韓文公廟碑一首

峻靈王廟碑一首

伏波將軍廟碑一首

記

衆妙堂記一首

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居天慶觀北極院子蓋從之三年謫居海南一日夢至其處見張道士如平昔汎治庭宇若有所待者曰老先生且至其徒有誦老子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子曰妙一而已容有衆乎道士笑曰一已陋矣何妙之有若審妙也雖衆可也因指灑水薙草者曰是各一妙也予覆視之則二人者手若風雨而步中規矩蓋煥然霧除霍然雲消予驚歎曰妙蓋至此乎庖丁

之理解鄭八之臯緝信矣二人者釋用而上曰子未觀真妙庖郢非其人也是技與道相半習與空相會非無揆而徑造者也子亦見夫螭與雞乎夫螭登木而號不知止也夫雞俯首而啄不知仰也其固也如此然至蛇與伏也則無視無聽無飢無渴默化於荒忽之中候伺於毫髮之間雖聖知不及也是豈技與習之助乎二人者出道士曰少安須老先生至而問焉二人者顧曰老先生未必知也子往見螭與雞而問之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廣州道士崇道大師何德順作堂榜曰衆妙以書來海南求文以記之予不暇

作也獨書夢中語以示之戊寅三月十五日

瓊州惠通井記一首

禹貢濟水入于河溢為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澤
沱潛本梁州二水亦見于荆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
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
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道雜
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二缶曰此惠山泉也
文饒為罷水驛瓊州之東五十里曰三山庵庵下有
泉味類惠山東坡居士過瓊庵僧惟德以水餉焉而
求為之名名之曰惠通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記

道作通

南安軍學記一首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
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
政而其小者則訟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假以明之撻以詔之書用識哉
欲並生哉工以納言特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
成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耻且格承之言為也春
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
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
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其罪以記之非

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比士之有罪而未
可終棄者故使樂工梓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
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
屏之焚之寄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
與於善惡而曰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
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
堵使弟子揚解而叙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
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
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燕人游于鄉校
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

言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
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
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監牯吹生自三
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
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
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
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
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侔而
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所至必建學故南安
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

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奪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三十間楹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執自海南遂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其列本末羸報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

順濟王廟新獲石硯記一首

建中靖國元年四月甲午執自儋耳北歸艤舟吳城山順濟龍王祠下既進謁而還道過江上得古箭鏃梨鋒而鋤脊其廉可削而其質則石也曰異哉此孔子所謂楛矢石砮肅慎氏之物也何為而至此哉傳觀左右矢手墜于江中乃擣于神願復得之當藏之廟中為往來者駭心動目詭異之觀既禱則使没人求之一探而獲謹按禹貢荊州貢礪砥砮丹及齒磬楛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則楛矢石砮自禹以來貢之矣然至春秋時彗集于陳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

有咫時人莫能知而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楷木堪為弩今幽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楷為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為弩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謂異物乎况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陳于路寢孔子履藏于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寶乎順濟王之威靈南放于洞庭北披于淮泗乃特為出此寶軾不敢私有而留之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共之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醒

上清儲祥宮碑一首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書之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 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 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 太祖所賜金帛飾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為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知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盡自是為荆棘

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為民禳會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為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太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出不成乃勸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亦費

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為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詔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

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
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黃庭大
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
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
符籙小数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
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
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
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
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
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

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
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
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
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
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
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
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
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
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吝神祇來格祝史無求
福祿自至時萬符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

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
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
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執拜手稽首獻
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
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
何脩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
神子其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瘳其子
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
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

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
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為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
萬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虞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昭靈侯廟碑一首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潁上縣百社村
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能稱夫
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
日顧兄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口歸
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夢入鄭祥遠
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

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為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肥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九子皆化為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為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堯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既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記其事蓋淮南至于蔡許陳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

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員外張徽奏乞尊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所歲有得蛻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即于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技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為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為人天飛為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潁之間

篤生張公跨歷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
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賴民處瘠而窮地傾東南
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吊凶
救藥疾厲驅壤填蟲開闔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
巫師老農斗酒隻鷄四蓋其饒度公之居貝闕珠宮
揆公之食瓊醴玉饗何以誦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
惟誠與恭誠在愛民無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曾
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恫之

潮州韓文公廟碑一首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

地之化闢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
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
也蓋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
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胥楚
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
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
而存不隨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
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
東漢以來道安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
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

靡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
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
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闔咸一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豈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
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
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
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鯨魚之異而不能誦皇甫鎛李
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願於百世而不能使其
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不能者天也所不能
者人也殆潮人未知學公命世之道德為之師自是

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
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爱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
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疫疫凡有求必禱
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
崇朝作新朝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
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
今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
里暮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
歲而歸沒而不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執曰不然公
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

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煮苦婁陰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遠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來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戒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衛湘歷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鱈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爨

牲雞卜羞我鷓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泗

峻靈王廟碑一首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司有琬琰大玉嘗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悅認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聞于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峯巖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

俚人謂其山脰臍而爲漢之世封山神爲鎮海廣德
王五代之末南夷有^氣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
天藏亦其下斷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
空中碎之石率下夷皆溺死僖之父老猶有及見敗
舟山上者今榻有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
呷泥者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鄴城獄取寶劍佩之華
終以忠遇既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真
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
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爲峻靈王用事
使者及議郎盡次雲之詞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

輒以罪譴于僖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
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颺霧而得還者山
川之神寶相之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
而銘之山有石池左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
焉支黃相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雷之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容方壺蓬萊此別
宮峻靈獨在秀且雄爲帝守寶甚嚴恭庇廕嘉穀歲
屢豐小大道遙遠鯨龍鵠鵠安栖不避風我浮而西
今復東銘碑曄然照無窮

伏波將軍廟碑一首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邛離路
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
稍通置吏旋復為夷邛離始代滅其國開九郡然至
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世祖初平
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沉南荒何足以辱
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在社至今矣由此論之兩
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之傳莫能定于一自
徐聞渡海道禾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島耳
臆舟將濟眩采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
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曰可濟乎必吉而後敢

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威德
其孰能然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
朱崖之棄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
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
此令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
人以徐聞為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為指南事神
其敢不恭執以罪誦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返
皆順風念無以答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嶮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
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曾撫循民夷必

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為一英
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

東坡後集卷第十五

東坡後集卷第十六

傳

率子廉傳一首

祝文

潁州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謁諸廟祝文一首

德音到州祭諸廟祝文一首

祈雨迎張龍公祝文一首

送張龍公祝文一首

立春祭土牛祝文一首

謝晴祝文一首

祈雨僧伽塔祝文一首

定州謂諸廟祝文一首

謂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北嶽祈雨祝文一首

立春祭上牛祝文一首

春祈北嶽祝文一首

春祈諸廟祝文一首

祈雨諸廟祝文一首

辭定州諸廟祝文一首

祭文

祭大覺禪師文一首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

祭張文定公文三首

祭龍井辯才文一首

祭亡妻同安郡君文一首

定州祭韓忠獻公文一首

大衍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文一首

祭滕大夫毋楊夫人文一首

惠州祭枯骨文一首

祭亡妹德化縣君文一首

祭柳仲遠文一首
祭吳子野文一首

傳

率子廉傳一首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晚隸南嶽觀為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之端默而已人莫見其所為然頗嗜酒往往醉卧山林間雖大風雨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起

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得輒徑醉官人怒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所韜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衆道士自得王公詩竊異之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衆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耶葬之嶽下未幾有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逸

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澄歸
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冢杖屨而已東坡
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輕出也況至人乎至
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得道不能
知率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謂公非獨慶
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廉事益信其然
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鞏使求之家集而補
之或刻石置紫虛閣上

祝文

潁州謁文宣王廟祝文一首

戰以諸生遭遇入侍帷幄出典民社莅事之始祇見
于學先聖先師實臨之敬行所聞敢忘其舊尚饗

謁諸廟祝文一首

軾以侍臣出守承宣上意以民爲本祇敬事神所以
比民莅事之始祇見祠下尚饗

德音到州祭諸廟祝文一首

維年月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某神上清儲祥宮成敷宥四海均福于下有詔守臣
凡在秩祀罔不祗薦維神導和却沴保民無疆以稱
朝廷至仁之意尚饗

祈雨迎張龍公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月丙辰朔二十五日庚辰
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蘇軾謹請州
學教授陳師道并遣承務郎迨以清酌庶羞之
奠敢昭告于昭靈侯張公之神稽首龍公民所祇威
德博而化能潛能飛食于潁人淮潁是依受命天子
命服有輝爲國庇民凡請莫違歲旱夏秋秋穀旣微
冬又不雨麥稿而腓閔閔農夫望歲畏飢並走羣望
莫哀我款於赫遺蛻靈光照悼惠肯臨我言從其妃
翻舞雩詠薦其絮肥雨雪在天公執其機游戲俛仰

并里一麾被及淮甸三輔玉畿積澗滂流決日不歸
我率吏民鼓鐘旄旆拜送于郊以華其歸尚饗

送張龍公祝文一首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酉朔十日甲午龍
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
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
昭告于昭靈侯張公之神赫赫龍公甚武且仁赴民
之急如謀其身有不應祈惟汝不虞我自沈濯齋居
誠陳早我之罪勿移於民公顧聽之如與我言玉質
金相其重千鈞惠然首來其者四人眷此行宮爲留

決辰再雨一雪既洽且均何以報之榜銘皆新詔公
之德于億萬年惟師道迨復錢公還咨爾庶邦益敬
事神尚饗

立春祭土牛祝文一首

三陽既應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丹青設象
蓋惟風俗之常耕獲待時必有陰陽之助仰惟靈德
佑我穡人尚饗

謝晴祝文一首

吏旣不德致災病民一雨一霽輒號于神風回雲止
農事並作神則有功吏亦知忤凍餒之蘇其賜不贊

嗟我吏民為報之微尚饗

祈雨僧伽塔祝文一首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三月甲申朔十二日乙未龍
圖閣學士左朝奉郎新知揚州軍州事充淮南東路
兵馬鈐轄蘇軾謹以香燭茶果之供敢昭告于大聖
普照王之塔唯米西連歲不稔農末皆病公私並竭
重以浙右大荒無所仰食望此夏田以日為歲大麥
已秀小麥已孕時雨不至垂將焦枯凶豐之決近在
旬日軾移守廣陵所部十郡民窮為盜職所當憂才
短德薄救之無術伏願大聖普照三以解脫力行平

等慈噫欠雲雷咳唾雨澤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瀝
肝膽尚鑒聽之

定州謁諸廟祝文一首

惟皇上帝分命群祀降釐下土惟我元后臨遣近臣
鎮撫一方幽明雖殊保民惟均莅事之始祇見祠下
若賦政疵額敢逃其罰雨暘以時疾疫不作亦竊有
望于神尚饗

謁文宣王祝文一首

軾以諸生進位丁朝入叅侍從出典方面莅事之始
祇見廟下居敬行簡以臨其民軾雖不敏請事斯語

北嶽祈雨祝文一首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十六日丁巳端
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
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及管内勸農使軾
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敢以制幣茶果清酌之奠
敢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都城以北燕薊之南既
徂歲而不登又歷時而未雨公私並竭農末皆傷麥
將熟而未生民既流而盜不止豐凶之快近在決
辰曠望之憂上貽當宁仰止喬嶽食于朔方卷舒雲

寬呼吸雨露若其安視小民之急何以仰符上帝之
仁軼以短才謬膺重寄儻有罪以致旱寧降罰于微
躬今者得請于朝齋居以精旦夕是望吁嗟而求雨
我夏田蕪致西成之富實茲邊廩少寬北顧之憂拜
賜以時敢忘其報尚饗

立春祭土牛祝文一首

敢昭告于勾芒之神木鐸傳音官師相儆土牛示候
稼穡將興敢徵福丁有神庶保民於卒歲無作水旱
以登麥禾尚饗

春祈北嶽祝文一首

正起太行東爲碣石南至于河皆神所食吏謹刑政
及畢其力風雨時若則神之職方此東作敬薦其絜
錫之豐歲以昭靈祐尚饗

春祈諸廟祝文一首

天既佑民必期於無害農惟望歲敢請于有神願疾
疹之不興庶風雨之特若敢忘舊典以報豐年尚饗
祈雨諸廟祝文一首

某神之靈去歲之秋民苦飢饉望此一麥以日爲歲
不雨彌月敢以病告與其教之於已竭不若起之於
未拈敢冀有神時賜甘澤豐登之報我其敢忘尚饗

定州辭諸廟祝文一首

載得罪于朝將適嶺表雖以請去敢不告行區區之心神所鑒聽尚饗

祭文

祭大覺禪師文一首

維年月日具位蘇軾謹以香茶蔬米致奠故大覺禪師器之之靈於茲 仁祖威神在天山陵之成二十九年當時遺老存者幾人矧如禪師方外之臣頌詩往來月璧星珠北回之光下燭海隅音本無生今亦無滅人懷 昭陵涕泗哽噎我在壯歲屢親法筵餽

奠示別豈免悽然尚饗

祭歐陽文忠公文一首 頌州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握具位蘇軾謹以清酌有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充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齠髻以學為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為相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又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聞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

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故日元祐之
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
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
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願
人願人恩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穎洋
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尚饗

祭張文定公文三首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八月壬戌門
生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穎州軍州事兼管內勸
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昭告于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嗚呼道
大如天見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識其真公生而悟得
其全溥父乃妙物凜然疑神初如龍鳳不可擾馴游
于帝郊尚以其仁可望可見而不可親師心而行自
屈自信八十五年以沒元身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
禍懷寶陸沈峩岷公曰惜哉王國之珍此太史公筆
回千鈞獨置一榻不延餘賓時我兄弟尚未冠紳得
交于公先子是因我晚聞道困于垢塵每從公談棄
故服新頃獨怪公倒屣傾困盡發其秘有懷畢陳曰
毋見子恐無復辰出戶遲遲默焉銜辛穆穆昭陵

二三元臣惟公終始高節邁倫一慟永已山摧川堙
公親富貴如賤與貧公親生死如久與晨老不惰瑜
疾不嘖中有化非亡有隱非淪我獨何為涕流于巾
嗚呼哀哉尚饗

執於天下未嘗誌墓獨銘五人皆盛德故偉歟我公
貫浮於聲知公者天寧侯此銘今公永歸我留淮海
寓辭千里濡袂有淮尚饗

我游門下三十八年如俯仰中十五年間六過南都
而五月公升堂入室問道學禮靡求不供有契于心
如水瀕海如橐鼓風風水之合豈特無異將初無同

此來慟哭不聞高堂莫空斂不拊棺葬不執紼
我愧于曾公知我深我豈不知公之所從生不求人
沒不求天自與天通天不吾欺壽考之餘報施亦豐
一子四孫鸞鶴在庭以華其終自我先子逮今三世
為好無窮以我此心與此一觴達于幽宮尚饗

祭龍井辯才文一首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
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成
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
動山如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

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
辯臻禪有連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
誰宗道俗教歟山澤改容誰持一盃往吊井龍我去
抗時白叟黃童要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將
安從噫參寥子往奠必躬豈無他人莫屬我習

祭七妻同安郡君文一首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
位蘇軾謹以家饌酒果致奠于七妻同安郡君王氏
二十七娘之靈嗚呼昔通義君沒不待年嗣為兄弟
莫如君賢婦職既修母儀甚教三子如一愛出于天

從我南行菽水欣然湯沐兩郡喜不見顏我曰歸哉
行返丘園曾下少須棄我而先孰迎我門孰餽我田
已矣柰何淚盈日乾旅殯國門我實少恩惟有同穴
尚踏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韓忠獻公文一首 定州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明殿
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
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魚
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魏國忠獻公之
靈嗚呼我生雖晚尚及昔人堂堂魏公河嶽之神四

十餘年其德日新鐘鼎有盡行帛莫陳惟其大節蔽
以一言忠以事君允也上臣我與弟轍來自峨岷公
罔羅之若獲鳳麟契闊艱難手書見存勿以大器失
彼汗顏援手拯溺期我於仁豈知無用既老益頑意
廣才疎將歸丘園上未忍棄畀之中山公治此邦沒
食其氏我獨何幸敬踐後塵公惟人傑而不自賢堂
名閱古以古律身況我小生罕見寡聞敢不師公治
民與軍雖無以報不辱其門尚饗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文一首 先州

因山告成同執畢至玉衣未闕風馭莫道萬國山川

高懸於坤載四方老穉遽失於母慈欲強名言難形
德化積此九年之澤輔以百世之安乃眷中山控臨
朔野華戎異服涕慕同聲耳目斷東朝永絕簾帷之望
神馳西洛想聞笳鼓之音臣等各守邊垂莫親饋奠
徒因僚吏遠致攀號尚饗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一首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二月壬申朔端明殿學士兼
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軍州事蘇軾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先故長安縣太君楊氏之靈
嗚呼士威慶曆如漢武宣用兵西方故西多賢惟時

勝公實顯于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齊功名不終有命
有義我時童子知為公喟四十餘年墓木十圍乃識
其子傾蓋不疑忠厚且文前人是似秉心平反慈訓
則尔仰止德人如岡如陵升堂而拜我愧未能豈其
微疾一慟永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壽楸在天考終
非亡鵲巢之應子孫其昌尚饗

惠州祭枯骨文一首

尔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
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之意是用
一新此宅永安厥居如恨犬豕傷殘屢蟻穿穴但為
藜藿罕致全軀幸雜居而靡事義同兄弟成解脫而
無戀超生人天

祭亡妹德化縣君文一首

嗚呼官傳之孫十有六人契濶死生四人僅存維我
令妹慈孝温文事姑如母敬夫如賓玉立二甥實華
我門一秀不實何辜干神謂當百年觀此騰振云何
俯仰一頻再呻救藥靡及奄為空雲萬里海涯百日
訃聞柩棺何在夢疾濡苗長號北風寓此一樽

祭柳仲遠文二首

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日化日遷

逝者如風計來逾年一
渤海徵摧曾破肝痛我令妹
天獨與賢德如召南妻
甫見孫矧我仲遠志
天若成之從致有問
以學術又昌以言
理豈其然崎嶇有求
凡以為親雖不賣米
知止于此不如歸
問哀我孤甥孝如
閔痛誰撫誰存逝者已矣存者何究慎勿致
以慰我仲遠永歸之
寃嗚呼哀哉尚饗
我厄于南天降罪
疾方之古人百死有
溢大不我亡
亡其朋處如柳氏
妹夫婦連璧云何
兩逝不慈遺
我歸自南宿草再
易吳墮其目泉壤
心大難也

氣貫金石我窮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側可置萬室
天定勝人此語其必尚饗

祭吳子野文一首

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默自求闔門垂幃兀尔坐忘
有似子微或似壺子杜氣發機徧交公卿靡所求希
急人緩己忘其渴飢道路為家惟義是歸卒老于行
終不自非送我比還中道癸衣有疾不藥但却甘肥
問以後事一笑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晞我獨何為
感歎歎歎一酌告訣逝舟東飛尚饗

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鑿用之必有喪師蹙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兵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若不深察以一人之論為出於姑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略以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

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為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英武獨運斷歸于一今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關郡縣無

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 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
萬人之英乎蓋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
富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
人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末為亳州刺史曾祖文熙
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
祖嶠以進士及第 太宗嘗召對選知鄆州賜親札
給全體終於浦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追封沛國太
夫人考堯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以父命勉
娶非其意也父沒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者十
有七年與 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國

公娶杜氏追封 梁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 應
 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
 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
 起草宋綬蔡齊元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
 材異等薦之以 嘉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縣
 蔣堂為蘇州得公所著芻蕘論五十篇上之以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 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州
 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殺則為慢書求大名
 以怒朝廷規得 諫絕以激使其衆公以 歸朝廷自景
 德以來既與契 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

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蹙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兵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一人之論為出於姑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略以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

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為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英武獨運斷歸于一今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關郡縣無

備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以事求是有
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西四路利弓手為宣毅備據
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捷
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弱甚所在為害自是
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為恨時夏竦
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眾皆驍主帥而竦獨
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兵牽制竦逗遛不出使賊平
豐州夷靈遠而去公極言之 詔罷竦節制自是
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効邊備修完賊至無所得及
慶曆元年西方用兵蓋六年矣 上既厭兵而賊

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虜中死布一十餘千元昊欲
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 陛下猶天地父
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
啓示信開其自新之路中敕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
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
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
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
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自元昊叛公謀無遺策雖不
盡用然西師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注知制誥使
契丹茂主雅聞公名與其母后族人微行觀公於范

陽門外及燕親詣前酌玉卮以飲公顧左右曰有臣
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公前以其所乘馬賜公朝廷
知之自是虜使挾事至者輒命公館之尋召試知制
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嚴四方誦之兼文館
修撰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曆自乾興至慶曆廢不修
以屬公於是繁然復完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為尹
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大遣
不遺毫釐史民大驚以為神不敢復欺拜翰林學士
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元昊遣使求通
已在境上而契丹與元昊構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

使時議者欲遂納元昊故為答書曰元昊若盡如約
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公與采芑公上議曰
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恙失久
和之強虜也若已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
不聽乎若不聽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聽而絕之則中
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虜也
宜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
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為言卿宜
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於西北
為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中

外之事知無不言至於宮妾宦官濫恩橫賜皆力爭
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儉語為高公上疏以
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
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 上前公

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
為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高
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為憂宰相欲
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為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
辨聞 仁宗大喜至于今計司先郊告辨蓋自公
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推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

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推鹽何也

仁宗驚曰始之

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推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
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
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推乎且今未推
也而契丹常盜販下已若推之則鹽責虜鹽益售是
為我歛怨而虜獲福乎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
邊隙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乎 仁宗大悟
曰卿與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
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 仁宗大喜命公
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為佛老

會七日以報 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

其下必稽首流涕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像當遣

柄臣特命公為禮儀使鄉黨榮之 仁宗遂欲用

公而公以目疾求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

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院本常寺事慶曆中衛

士夜逾宮垣為變 仁宗旦語二府以貴妃張氏

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貴

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為公見執中言漢馮婕

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尊貴妃古無

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

也執中聳然敬從公言而罷修宗正寺玉牒補綴失

亡為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因之士大夫爭言

豈易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為諫官御史中

丞三司使皆為上精言之一日 仁宗御資政殿

召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

有旨鎖院公既草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與

制書皆上 仁宗驚異又手詔獨策公明日復出

數千言大略以謂 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

萬今百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

為姑息漸失 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

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一
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此治
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既明習歷代損益又
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羸虛所以然之狀及當
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略而其末乃論古今治亂在上
下離合之間比年已來朝廷頗引輕儉之人布之言
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胥
吏僕奴皆可以構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
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端端焉
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體爲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

下無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月餘
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曰朕之闕先國之憂
蠹朝之愼諛皆直言其狀獨引公近御搢密訪之且
有大用語公歎曰暴人之私迫人於險而攘之我不
爲也終無所言公既剛簡自信不卹毀譽故小人思
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
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帶明殿學士
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
平生學道虛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既去人必
思之自抗了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還朝判流內銓

建言畿內稅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減畿內稅
三分遂為定制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
賊而副摠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拜公侍讀學士知
秦州公力詞不拜曰渙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
帥不可為也昇以故得不罷以公為禮部侍郎知滑
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
記之至是方以為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
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省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
守妄入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遂寧郡益調額外弓手發
八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

命今後以年贖粥穀帛布金銀埋之地中朝廷隔
之於西步騎戍蜀兵仗給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
具詩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
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卒大兵為智高寇我
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過戍卒兵仗輒遣還
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
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
通首小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為此
謀者斬之象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
大震於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

是乃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
鑄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初主計京師三年
穀而一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
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通五達之
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特也特依重兵以立國
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
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
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矣者半以裁減費役
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書
十四策宰相富弼請公奏上前畫漏卮十刻侍

以倚

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

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曆以來公論食貨
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為議本凡除主計
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嘗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遷
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
以工部尚書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閔士馬築堡纂
築城之西壓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公即料簡料
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
無賊而輕舉宰相嘗公亮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
名為輕舉張公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

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也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有旨再任嘗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禍福未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 英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陞辭論天下事 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 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聞吾意若使居典誥

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公言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明爲對言近而指遠不覺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胡宿罷樞密副使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請用郭遠 英宗以語公公曰自慶曆以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書 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旣草制尋充冊

立皇太子禮儀使

神宗即位召見側所公曰

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嗚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云以先王心行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西遷扶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上又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叅知政事吳奎與之辨上以欲罷奎公適對上曰奎罷當以卿代公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為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勲

室願陛下復奎位乎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

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

詔為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若可乎公復論如初上

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公

復申前論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且寵以兩

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從之面命公為叅知政事

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及夕復召

知制誥鄭獬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誥皆出上旨制誥公以親

疾在告召對却赴中書御史中丞缺曾公完欲用王

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息

不已命近璫及內司實存問日至虛位以伯公尋詔
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
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為宣徽使修國
史不可則欲以為提舉集禧觀判都省所以伯公者
百方公皆力詞遂知陳州府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太
率欲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
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暴當自焚
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雖欲公
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即行矣上曰然
至陳陝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搖關輔京西一擒捕

盜官以兵會所屬州白刃浩野民大惶駭公收其散
不行而奏之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
人詔京西兵各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為能小不中意
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公
以事聞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
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人歸歟以全
吾志即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
聞外板築喧甚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
亂天下趙犖以孤城力戰保此邦捍大患者也此而
不祀張侯何為者哉命夷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

幾改南京且命入觀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
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
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
寄任不除臣求鄉郡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上曰
朕未之思改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
禦戎之策執長公曰太祖奮勤遠略知夏州李
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御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
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
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
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

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
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

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
廷謙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
興馮暉之族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
真宗之礼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
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略
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僉僥
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
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曆以來卿知

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未上驚曰爾時已為學士可謂舊德矣特契丹遣使蕭禧來之間虜意安在公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養養吏士驕惰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

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與語

英頗泄其情六符色日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黜虜願如故事今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口上曰朕念慶曆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為善後之備故修戎事為應兵耳公曰應兵者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上輒遷延之三易其期

遂詔公歸院供職蕭禧至以河東疆事為辭上復以問公公曰嘉祐二年虜使蕭卮嘗言之朝廷討論之詳矣命館伴王洙詰之卮不能對錄其條目付卮以歸因以葉上之禧當辭偃蹇卧驛中不起執政未知為言公班次二府囚朝謂樞密使吳充曰禧不即行使主者日致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檄虜中可也充啓用其說禧即日行除中太一宮使進對禮秩凡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公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艱兵安所仰食則朝廷無置足之地矣非老臣

誰敢言此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菽民日銷錢為器邊開海舶不復議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批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星孛于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民變之故入皆為恐慄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為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

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泣然泣下賜帶如常仁宰相者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為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慄不敢仰視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從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趾氣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相李公縕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逐條上九事習知蠻事者皆服其精鍊帥還如公言新法既躬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粥之官既得錢聽民為

賈區廟中邊侮穢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
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
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齋乎上震怒批出口慢神辱國
理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得齋公自念將老無
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爲反復深言曰
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爲感動

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宮使
就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
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今上即位執政輒
罷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

命公復南院章四上不拜璽書嘉
三日薨享年八十五訃聞輟視朝

六年十二
特贈司空

制服苑中官其親屬五人太皇太

稱臣嗟歎

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謚尚書右丞蘇

請詔有司

議謚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

列求嘉郡

夫人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

寸太祝皆

先公卒怨今爲右朝散郎通判應天

厚敦敏篤

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

聽之三女

長適殿中丞祭天中次適右朝奉郎

其季已嫁

而復歸孫男四人欽咨欽亮欽弼欽

女三人並

幼公晚自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

十卷注 仁宗樂書一卷 神宗嘗

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詰

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

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

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軾與

出入門下軾嘗論次其文曰孔北海

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

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士之風

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總練

玉堂集二

扣曰卿文

加焉西漢

人皆敬憚

游論古今

以是皆得

而論高功

一時所宗

其論

實之意自見

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

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已來以事君為

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 公其庶幾

不以天下之重自任矣言語非不工也

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

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

出仕至者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

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

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

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

藏上不永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
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
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世以軾爲知言公始爲諫官
薦劉夔王質自代即日擢用及貝州軍叛上欲遣公
出征舉明鎬自代即以爲將而貝州平熙寧中軾將
往見公於陳宰相曾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
至此者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愀然久之曰吾密薦公
亮人無知者豈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
偶於世而人主信之蓋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
妙屬續之日凜然如平生有星墮于北幄及薨赤氣

日寢而升里人望鷲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薨于
宋城縣永安鄉仁孝里其子恣使以王鞏之狀來求
銘銘曰

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來
士賤君肆區區僕臣以得爲喜功利之趨謗毀是逃
我觀其身夏畦之勞紛紜叢脞千載一律帝閔下俗
異人乃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于千仞世說靈之
浩然直前有礙則止故爲江河匯爲沼沚穆穆三聖
如天如淵前席惟誼見黜必冠豈不用公道有不契
出其緒餘則已驚世公之所能我不敢知衆雲馭風

與汗漫期噫天何時復生此傑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東坡後集卷第十七

東坡後集卷第十八

墓誌銘

故龍圖閣學士昧公墓誌一首

王子立墓誌銘一首

寶月大師塔銘一首

陸道士墓誌銘一首

惠州官葬暴骨銘

神道碑一

趙康靖公神道碑一首

墓誌

與汗漫期噫天何時復生此傑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東坡後集卷第十七

東坡後集卷第十八

墓誌銘

故龍圖閣學士陸公墓誌一首

王子立墓誌銘一首

寶月大師塔銘一首

陸道士墓誌銘一首

惠州官葬暴骨銘

神道碑一

趙康靖公神道碑一首

墓誌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一首

此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為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治亂不思而對曰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

公性峭直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見所萬帝知其誠盡直無錘細人無親疎輒以公或中夜降手詔決者至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及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州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為公危懼或以

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
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即以爲湖州方
且復用而帝并還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之乃蘇曰
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即位徙公爲蘇揚二州除
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霽州徙真定河東治邊禦
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二官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
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
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即力求
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
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半歷事三宗逮與

公景祐間賈公卿游公雖進而開濟之資萬
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知此而
終下大用每進小人輒譏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
羊無功謗書滿壁即罪一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
之嗚呼命也夫公諱亦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
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子錯
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球爲唐國子司
業令琮生太常博士司馬翼生贈戶部侍郎伉生贈
禮部侍郎蓋蓋生戶部尚書贈石僕射珣珣生太中
大夫睦州刺史使連邁生越州觀察推官縵縵生祠部

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為温州永嘉令
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母祖母皆死
氏繼祖母陳氏皇妣三氏進封太原郡君生公之文
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歲能賦敏捷過人范希文
皇考舅也見公而竒之敬以為文希文為蘇州而安
定胡先生瑗居于蘇公世從之門人以千舉第其文
公常為首嘗舉進士試于庭來于京竒其文擢為第
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第三
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
名臣也後當為賢將良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

世為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
二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院公在館閣未
幾第是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既遇知
仲宗為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
為政危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
且為數天陷人矣為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
一出數百人快遣始盡京師翕然稱之為御史
下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
貴功而密院隆約束遠修堡樞密院方詰之而中
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

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今天下願救大臣凡戰守除帥
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
判鼓院上曰繪不背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
事公曰人有詐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
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後誹事上悟為罷之种諤擅築
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
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款不當大
信邊陲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公
三上疏言陳致遠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画
背曰秦州非朕意也言不遣詔錯伴契丹使前此館

何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歲契丹遣
蕭林牙揚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興公開懷與語
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喜不復論去
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興公曰君與滕公
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數曰
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
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
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
者甚厚公頰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
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為安撫使官吏

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芟舍公獨卧屋下曰民恃
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
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稅察情吏修堤防繕甲兵督
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
封府民有王頴者為鄴婦隱其金閔數尹不能辨頴
憤悶至病偃杖而訴於公公呼鄰婦一問得其情取
金還頴頴奮身仰謝失偃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
除翰林學士夏國王東常被篡公言繼遷死時李氏
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
至今為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

無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熏權使經營
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 上奇其策然不
果用欲以公為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州安撫使
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
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為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
君為得而事黨人為無益矣上為改容公以皇考諱
辭高陽開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
縱捨盜為屏息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
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為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
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

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技人品四曰破周黨五曰賡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聽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

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其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至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錢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至今為盛其謫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奉節有遷謫意侍郎韓至旅殯于安五十事免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葬之善作佐郎木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葬為買田賜之救使謝誣市物于安因緣為姦民被其毒公密疏姦狀上為

罷黜謹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割俸以贖其子及為
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焉自揚徙鄆歲
方飢乞淮南米二十萬不為備鄆有劇賊數人公悉
知其所令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
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失者公曰學無食而以
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繼其訟學者作新
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亂公獨有所乞米為
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
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
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

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
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
道巷引繩綦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
褒美蓋活五萬人云從真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
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飢之民方賴
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糴二年
從之徙居太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
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
曰謹斥使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
皆斬自置司馬必邊安撫以下皆勒以軍法西人獵

境上河外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
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為
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
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也若其不來四
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閤爭之公指其頸
曰吾已給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
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列著
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糧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
多少為差民以為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
燬廢為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黃河民復成

市諸將駐列城若長吏或不悅拒以事有至死者
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
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
隸河東公曰取山城易棄城難昔棄囉兀西人襲我不
備喪金帛不其且為夷狄笑乃命部將訾虎蕭士元
以兵護遷號令嚴整寇不敢近無一瓦之失將賜案
公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徙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
以綏德城為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為界
則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為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
尺寸為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謀

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勁兵於義吳二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爲大典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文馭將吏待妻子如婢一以至誠仕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全能圖開學士勲至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炳筠

之後晉鄉之女累封建安郡公先公卒贈子三人祐和皆承奉郎裕出爲女五人長適山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秘書省正字王炳早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煥之次復適王炳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特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銘曰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旣難得之豈易而被議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甚畏巧言讒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滕公廊廟之具帝欲用公

將起輒仆賴帝之明雖仆復興小試于邊戎狄是膺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
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
及其既亡雖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
夫豈爲公

王子立墓誌銘一首

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予爲徐州子立爲州掾
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曰是有類子
由者故以其子妾之與其弟適子敏皆從予於吳興
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予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

皆爲散獨兩王子不去送子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
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
請於高安績溪同其有無賦詩絃歌講道著書於席
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愠色子與子由有六男
子皆以童子從子立遊學文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
嬉宕子立實使然元祐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
至卒于奉高之傳舍蓋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
五曾祖諱璘贈中書令妣田氏楚國夫人祖觀工部
侍郎知樞密院贈太尉諡忠穆妣宋氏仁壽郡夫人
考諱正路比部郎中知濮州贈光祿大夫妣李氏壽

安縣君一女初伏有遺腹子裔文集十五卷其學長於禮服子由謂其文朱絃疏越一唱而三歎者也七年十一月五日其兄蓮子開葬于臨城龍門鄉兩口村先塋之側銘曰

知性以為存不壽非其怨也知義以為榮不貴非其羨也而未能忘於文則猶有意於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寶月大師塔銘一首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可姓蘇氏眉山人於予為無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

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大師惟慶為成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外肅伏度博學通古今善為詩至於持律摠眾酬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者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端身以律物勞已以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為趨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鄂者凡二百七十三間經藏一盧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博橋二十七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為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然也故余嘗以為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

使者皆一時名公卿人人與師善然師常罕見寡言
務自却遠蓋不可得而親踈者喜施藥所活不可勝
數少時將黑如梵僧既老而智若復少者或曰是有
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紹聖二年六月九日始得
微疾即以書告於往來者勅其子孫皆佛法大事無
一語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日晡暮及辰曰
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于城東
智福院之壽塔弟子三人海慧大師士瑜先士次士
隆次紹賢為成都副僧統孫十四人悟遷悟清悟文
悟真悟緣悟深悟微悟開悟通悟誠悟益悟權悟緘

曾孫三人法舟法榮法原一家法嚴故多有聞者師
少與蜀人張隱君少愚善言先君官師亦深知之曰
此子才用不減澄觀若事當有立於世為僧亦無出
其右者已而果然予請居惠州舟實來請銘銘曰
大師寶月古字簡名出趙蘇東坡之兄自少繁齊
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四少壽八十四臘六十五
臺然摩尼歸真于土錦城之東松栢森然子孫如林
蔽芾其陰

陸道士墓誌銘

一首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為黃冠師子厚獨

捐潔精苦不容於其徒
作詩論內外丹指略蓋
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
後十五年復來見予惠
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
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
必復為道士以究此志
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
開元觀客來縣令馮相
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三

云之遠游始見予黃州出所
日以為決不死者然予嘗告
有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
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
吾真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
有言吾生者子曰然子若死
予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
幸甚久之子厚去予之河源
仁而予亦謫海南是歲五月
十祖仁葬之觀後蓋紹聖四

年也銘曰

嗚呼多藝比黃冠詩基
完龜飢鷓、反終難安哀
宋寬母復清詩助痛醅
騷青鸞

惠州官葬暴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
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
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
無廢此心陵谷變壞復

骨銘一首

醫卜內外丹無求於世宜堅
哉六巧坐一寒祝子復來少
龍虎尤成無或好往駕赤螭

骨于是是豈無主仁人君子
其藪曰

不能然字此枯顱後有君子
雅衾之

神道碑

趙康靖公神道

宋有天下有二十有五
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為
為富人以下作聰明為
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
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
瑕犯而不拔以為常德
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
六聖之德而眾長者之

退碑一首 代張文定公作

丁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
即兵以不用為功財以不聚
天雖有絕人之神而德不至
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
一人之功忘人之過舍垢
以四方又安兵革不試民
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
也易曰師正文入吉詩曰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無
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
之者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
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
其德合於易之所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
一介臣者公諱槃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
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韓尚
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
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

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宗旦
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為
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醵黃金以贈之公不
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
歸見父老故人幅紳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
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為進士時鄧餘慶
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為多不法公
謝去數月餘慶以賊敗及公為守將至或榜其所館
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飢公勸誘富民得米萬
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

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人為監
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為直真院宰
相以例不可出知汝州蜀道有鄭陶饒奭一持郡
事肆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以血賊配
流已而選充者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以動公
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有
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
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賊且奏徙奭歙州一
郡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為民患公建為
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

不以爲勞明年夏提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提以
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
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救縣不得輒催科是
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計奪官罷歸起監密州
酒徒楚州糧料除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
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東人
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冠虜壽犬牙不入境召修
起居注朝廷欲用脩至滌父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
廷欲驟用脩而難於躡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爲
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

郎遂知制誥旬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
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之
矣公曰母年八十一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
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祔園與高若訥同判流
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
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曰旦夕爲學士可少
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
爲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
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
且以素扇投其近臣劉六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

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
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
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
實乃誅清李叅為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
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為諫官爭之曰叅職事所當辦
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
毋可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
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
鄧保吉引劾之禁中燒銀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
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

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叅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
天下以為憂 仁宗命 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
足為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為皇太子從之 英宗
即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
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為觀文殿學士吏部
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
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事
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
老而去者皆以聲聞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
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

右以時省闕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敦緒特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

光緒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
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韓太廟餘未名公為入樂
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
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
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
歐陽脩躡公為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
詔獄人莫敢為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為仇人所中
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仇上感悟脩以故得
全公既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

旬日蘇舜欽為進奏院以辭欽得罪公言與會者皆
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
以賊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誥終不衰間使人
至海上勞問賜給之代馮浩為鄆州吏舉按浩侵用
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
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為大略如此不
於敦尚契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為里人
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
以墓碑為請義不可以詞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

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言夫
有臣釋之實失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甘詢於言
有口若無豈効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
清淨無為鑿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
以聖繼神於穆 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
人豈獨左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
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憚帝識其心長者之
傑遂授以政歷佐三乘濟于艱難不賣不跋公在朝
廷靖恭寡言不伐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恥而
後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

詩以詔後昆

東坡後集卷第十八

東坡後集卷第十九

釋教五十首

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一首

捨銅龜子文一首

書若達所書經後一首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一首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一首

觀音贊一首

羅漢贊十六首

水陸法像贊十六首

釋迦文佛頌一首

僧伽贊一首

阿彌陀佛贊一首

無名和尚頌觀音詩一首

無名和尚傳贊一首 蘇君庵銘一首

思無邪齋銘一首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一首

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一首

書金光明經後一首 金剛經跋尾一首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一首

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一首

京師禪學之盛發於本秀二公本既還山秀復入寂

駙馬都尉張君子來聘法涌繼揚宗風東坡居士適
在錢塘實為殷勤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
則少通法涌童子畫沙已具佛智維摩無語猶涉二
門雖吾先師不異是說質之孔孟蓋有成言不為穿
窬仁義不可勝用博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我願法
涌廣大慈悲印宗仁得仁之侶深巖峻峙訶未證謂
證之人本自不然伏惟珍重

捨銅龜子文一首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予無舍
利可捨獨捨舍利者敬為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

願為武功宰長安有脩古塔者發舊葺得之以遺余
余以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
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樂久
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余其并是捨之

書若達所書經後一首

懷楚比丘示我若達所書二經經為幾品品為幾偈
偈為幾句句為幾字字為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
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
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如海上沙
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麤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

然蕭散無有疎密咨尔楚達若能一念了是法門
於剎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
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一首

大士未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
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
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
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推渡口船回依舊雲山
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鍾鼓之音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一首

余聞世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修
無上道難造種種福業易所發菩提心旋發旋忘如
飽滿人厭棄飲食所作福業舉意便成如一滴水流
入世間即為江河是故佛說此等真可畏怖一念差
失萬劫墮壞一切龍服地行天飛佛在依佛佛成依
僧皆以是故維鎮陽平山子龍靈變莫測常依覺實
二大比丘有大檀越孫溫靖公實能致龍與相賓友
曰兩曰霽惟公所欲公之與此二大比丘及此二龍
必同事佛皆受佛記故能於未來世各以願力而作
佛事觀公奏疏本欲為龍作廟又恐血食與龍增業

一乞度僧以奉祠宇公之愛龍如愛其身我今作
福不令造業若其心以及世間待物如我待我如
物予知此人與佛無異覺既圓寂公亦棄世其子元
忠為公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
見怠惰相人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應感而元
忠此心盡八十卷終始若一予知諸佛悉已見聞若
以此經置此山中則公與二士若龍在在處處皆當
相見共度衆生無有窮盡而元忠與予亦當與焉

觀音贊一首并引

興國浴室院法真大師慧汶傳寶禪月大師貫休所

書子六大阿羅漢左朝散郎集賢校理歐陽棐為其
女為軾子婦者捨所服用裝新之軾亦家藏度州小
孟畫觀世音捨為中尊各作贊一首為亡者追福滅
罪
衆生墮八難身心俱喪失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
火坑與刀山猛獸諸毒藥衆苦萃一身呼者常不痛
呼者若自痛則必不能呼若其了不痛何用呼菩薩
當自救痛者不煩觀音力衆生以二故一身受衆苦
若能真不二則是觀世音八萬四千人同時俱赴救

羅漢贊十六首

第一

正坐歛眉扼腕立拂問此大士為言為默默如雷霆
言如墻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一

第二

旃檀非煙火亦無香是從何生俯仰在亡彈指贊歎
善思念之是一炷香是天人師

第三

一劫七日剎那三世何念之深屈指默計屈者已往
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信之間

第四

我觀西方度無量國諸佛陀耶在我掌握右顧憐然
汝則皆西隨我所印識道不迷

第五

耆年何者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瞋喜雖幻
笑則非瞋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六

袖手不言跣趺終日兩眉雖舉六用皆寂寂不為身
動不為人天作時兩山川出雲

第七

以惡駭物如火自焚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眉捧手

為誰虔恭導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八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墮路迷草合逐獸干原
得已亡弓偶然汲水忽焉相逢

第九

以口誦經以手歎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毛竅
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

掌中浮圖舍利所宅放大光明照十方剎擯而藏之
了無見聞衆所發心與佛皆存

第十一

左手持經右手引帶為卷為開是義安在已讀則卷未讀則開我無所疑其音如雷

第十二

面門月圓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為護法城

第十三

手中竹根所指如意云何不動無意可指食已宴坐便腹果然是中空洞以受世間

第十四

梵書旁行俛首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五

衆生顛倒為物所轉我轉是珠以一貫萬過現不住未則未來舉珠示人孰為輪迴

第十六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了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水陸法像贊 并引

蓋聞淨名之鉢屬屢萬口寶貝積之蓋徧覆十方若知

法界本造於心則雖凡夫皆具此理昔在梁武皇帝始作水陸道場以十六名盡三千界用狹而施博事約而理詳後生莫知隨世增廣若使一二而悉數雖至千萬而靡周惟我蜀人頗存古法觀其像設猶有典刑虔召請於三時分上下者八位但能起一念於慈悲之上自然撫四海於俛仰之間軼敬發願心具嚴繪事而大檀越張侯致禮樂聞其事共結勝緣請法雲寺法涌禪師善本善擇其徒修營此會求為無礙之施同守不刊之儀軼拜手稽首各為之贊凡十六首

上八位

一切常住佛陀耶衆

謂此為佛是事理郭謂此非佛是斷滅相事理既融斷滅亦空佛自現前如日之中

一切常住達摩耶衆

以意為根是謂法塵以佛為體是謂法身風止浪靜非有別水放為江河匯為沼沚

一切常住僧伽耶衆

佛既強名法亦非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佛法僧非三非一如雲出雨如水現日

一切常住大菩薩衆

神智無方解脫無礙以何因緣得大自在障盡願滿
反于自然無始以來亡者復存

一切常住大辟支迦衆

現無佛處修第二乘如日入時膏大為燈我說二乘
如應病藥敬禮辟支即大圓覺

一切常住大阿羅漢衆

大不可知山隨絃移小入無間深身軍持我雖不能
能設此供知一切人具此妙用

一切五通神衆

既云飛仙高舉遠世湛然神凝物下庇屬為同為異
本自無同契我無生長生之宗

一切護法龍神衆

外道壞法如刀截風壞者既妄護者亦空偉茲龍神
威而不怒示有四友佛之樂侮

下八位

一切官家吏從衆

至難者君至憂者臣以衆生故現宰官身以難為易
以憂為樂樂兼萬人既信衆惡

一切天衆

苦極則修樂極則流禍福無窮糾纏相求遂起欲色
至非非想不如一念真發無上

一切阿修羅衆

正念溥想則為飛行毫釐之差遂墮戰爭以此為道
况曾墮首是真作家當師子吼

一切人衆

地獄天宮同一念頭涅槃生死同一法性抱寶號窮
鑽穴索空今夕何夕當選大雄

一切地獄衆

汝一念起業火熾然非人燔以乃故自謂獨大界性

起微雷速知惟心造是破地獄

一切餓鬼衆

說食無味涎流妻燕負食無火中虛妄見美從妻生
惡亦幻成知幻即離既飽且寧

一切畜生衆

欲人不知心則有負此念未成角尾已具集我道場
一洗濯之盡未來劫愧者勿為

一切六道外者衆

陋劣之極蕩於眇冥胎外濕化莫從而生聞吾法音
騰起雷動如夢覺人不復見夢

釋迦文佛頌

并引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

讀學士蘇軾為亡妻同安郡

君王氏閨之請奉議郎

李公麟畫釋迦文佛及十

大弟子元祐八年十一

月十一日設水陸道場供奉

軾拜于稽首而作頌曰

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

十千淨琉璃色其下眾生

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眠

目皆作如雷震時蟄者皆動

同證無上永不退轉

僧伽贊一首

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

七日喜而舞非謂日月有在

言只自慶我眼根在泗濱大士誰不見而有熟視不

見者彼豈無眼業報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

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及掌傳摹世間千萬億皆自大

士法身出麻田供養東坡贊見者無數悉成佛

阿彌陀佛贊

蘇軾之妻王氏名閨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

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

子邁迨過為畫阿彌陀像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

奉安于金陵清凉寺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以誦南無阿彌

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
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
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六六全身不為大方寸寸
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境

無名和尚頌觀音偈一首 徐因鏡州人

我觀諸佛及菩薩皆以六塵作佛事雖有妙智如觀
音根性亦自開思後佛子流浪無始劫未空言語之
字注譬如多財石季倫知財為害不早放手揮金寶
棄溝壑不如施與貧病者累累二百五十珠持與觀
音作纓絡

無名和尚傳贊一首

道無分感佛無滅生如影外光既在既亡如井中空
孰虛孰盈無名和尚蓋名無名

蘇程庵銘 并引

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為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
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
辯作庵寶林南程取之不為貪蘇後到住者三蘇既
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百千燈同
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本無通安有礙
程不去蘇亦在各徧滿無雜壞

思無不齊銘一首

東坡居士問法云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圓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一首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于百工賤技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同者論道之大小雖至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鉤履狶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尊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瑯及其相忘之至也

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既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以是爲技則技疑神以是爲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獨至於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入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佛僧之字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請居惠州終歲無事宜

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奉議郎俞君括游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寶輪藏君曰是於江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浞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銖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勞爲一言記之乎吾蓋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於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

遺湜錫并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歎
伎刻于石且與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
二十七日記

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一首

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
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
以旁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
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辯師
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
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大

今其可不使學者盡見而夜誦之故具石請予書其
文唐史元和中馬摠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
管經略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安
南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虔州
抗節番禺曹谿蓋孰決非桂帥所當請以是知唐史
之誤當以碑為正紹聖二年六月九日

書金光明經後一首

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詩罔之字季章享
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殯于
城西惠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遷於惠州日以遠去

其母之願為報也。心將祥除無以申同極之痛故親書金光明經四卷。上自裴治送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泣而言於紙曰。書經之勞微矣。不是以望。此報要當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履之。乃能感通佛靈。升濟神明。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經皆真實語。耶。折筆言也。當云。何見云。何行。執曰。善哉。問也。吾常聞之。臨入定。公安道曰。佛乘無大小言。亦非虛實。願我所見。何耳。善法一致也。我若有見。萬言。即是實語。若無見。實言皆非。故楞嚴經云。若一髮許。未成。佛終不取。取涅槃者。諸菩薩急於度。

人不急於成佛。蓋一芥衆生。皆成佛已。我乃涅槃。若諸菩薩。覺知此身。如石以來。皆衆生相。宛親非受。內外障護。即知生相。海彼成此。損人益己。即胎生相。愛深留連。附記有無。即濕生相。一切物變為己。主宰即化生相。此四衆生相者。與我流轉。不覺不知。勤苦修行。幻力成就。則此四相。伏我諸根。為涅槃相。以此成佛。無有是處。此二菩薩。皆是正見。乃知佛語。非富非實。今汝若能為流。小長者。以大願力。象取無礙。法水以救。汝流浪渴涸之魚。又能觀諸世間。雖甚可愛。而虛幻無實。終非我。作者。汝即捨離。如薩埵王子。捨身。

雖甚可惡而業所驅迫深可憐閱者改即布施如薩
垂王子施虎有以捨施如飢就食如渴求飲則道可
得佛可成母可拔也過冊拜稽首願書其末紹聖二
年八月一日

金剛經跋尾一首

聞昔有人受持諸經攝心專妙常以手指作捉筆狀
於虛空中寫諸經法是人去後此寫經處自然嚴淨
雨不能濕凡見聞者孰不贊歎此希有事有一比丘
獨拊掌言惜此藏經止有半藏乃知此法有一念在
即為塵勞而況可以聲求色見今此長者譚君之初

故示入諸相取黃金屑書金剛經以四句偈
悟入本心灌流諸根六塵清淨方此之時不見有經
而況其字字不可見何者為金我觀譚君孝慈忠信
內行純備以是衆善莊嚴此經色相之外炳然煥發
諸世間眼不具正見使此經法缺陷不全是故我說
應如是見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一首

自有生人以來人之所為見於世者何可勝道其跋
舞天下經緯萬世有偉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實
出於一念龜乎大哉是念也物復有烈於此者乎是

以言之真人以心為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
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信臂頃作百千萬億變如佛
所言皆真實語無可疑者至於持身厲行練精養志
或乘風而仙或解形而去使枯槁之餘化為金玉時
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
會非偶然者予右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盂
圓徑五寸高三寸重一斤一兩外密而中疎其理如
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意必真人大士之遺
體蓋腦之在腦中顯亡而腦存者乎曰是當以施僧
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

坡後集卷第二
釋教二十五首

海月辯公真贊一首 夢齋銘一首
十八大阿羅漢頌各一首

藥師琉璃光佛贊一首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一首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一首

繡佛贊一首

東莞資福堂老再生相贊一首

補禪月羅漢贊九首 談妙齋銘一首

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一首

南華長老題名記一首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一首

靈威觀音偈一首
湜長老真贊一首

清隱堂銘一首

觀世音菩薩頌一首

海月辯公真贊一首

并引

錢塘佛者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妄庸巧
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於僧職正副之外別

補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正

以下而都師領略其要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

號為僧官故高舉遠引山栖絕俗之士不屑為之惟

清通端雅外涉世而中遺物者乃任其事蓋亦難矣

予通守錢塘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位神宇澄

穆不見愠喜而緇素悅服予固喜從之游時東南多

事吏治少暇而予方年壯氣盛不安厥官每往見師

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因悟莊

周所言東郭順子之為人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

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師之

謂也歟一日師卧疾使人請予入山適有所未暇旬
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須予至乃闔棺跣坐
如生頂尚濕也予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榜曰
彌勒下生而故人辯才海月之流皆行道其間師沒
後二十一年予謫居惠州天竺淨惠師屬參寥子以
書遺予曰檀越許與海月作真贊久不償此願何也
予矍然而起為說贊曰

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為之爰有大士
處此兩間非濁非清非律非禪惟是海月都師之式
庶復見之衆縛自脫我夢西湖天宮化城見兩天竺

宛如平生

雲披月清遺象在此誰其贊之惟東坡子

夢齋銘一首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
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為無夢
也歟待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
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
之心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
覺之間塵與塵相授教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為形神
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復者因羊而念馬因馬
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次身為王公夫牧

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
芝相識於夢中旦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
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為何方今
日之為何何日我爾之為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
而子由為之銘曰

法身充滿妄妄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
生非實中以寤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
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
寤寐無為邀遊四方齋刻不遇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十八大阿羅漢頌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軼謫居儋耳得之民
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
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
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未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
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
生其家也軼外祖父程公少時游京師還遇蜀乱絕
糧不能歸困卧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
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
在公曰此可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
百餘供今軼雖不親觀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烏言

其體像而窮其思致以爲之頌

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咨尔
上座及阿闍梨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琉璃并貯舍利十數頌曰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墻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
歛手不起于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那

執盤受之頌曰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
知獻何愧於猿爲語柳子勿憎王孫

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爲三爲七莫有知者雷動
風行屈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書頌曰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彼
奇女躍于濤瀧神馬尻輿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釋師子顧視侍者擇瓜
而剖之頌曰

手拊難睨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于面六塵
並入心亦徧知即此知者為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
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

我以道眼為傳法宗爾以願力為護法龍道成
願滿見佛不忤盡取玉函以昇思邈

第八尊者立漆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
人涌出于地捧槃獻寶頌曰

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
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撲鉢持數珠誦呪而坐下有童子構
火具茶又有理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

飯食已畢撲鉢而坐童子若供吹籥發火我作
佛事翽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于前頌曰
飛仙玉潔侍女雲眇稽首炷香敢問至道我道

大同有覺無脩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跌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曰

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鼻觀寂如諸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于上有大蟒出其下頌曰

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為此身佛子何為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尔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

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

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墮此髮鬚導師悲憫為尔擗歎以尔猛烈復性不堪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呪侍者整衣于右胡人橫鉅錫跪坐于左有地一角若仰訴者頌曰

彼髯而虬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音誦無說法風止大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頰眉皆白袖手跌坐胡人拜伏于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

間法寂先事佛亦久毫然衆中是大長老薪水

并曰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
水花盆中頌曰

盆花浮紅篆煙縹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橫點瑟
既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下集矣侍
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中頌曰

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沉大阿
羅漢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願瞻目而坐下有二童子破石

楠以獻頌曰

植拂支願寂然踟躕尊者所游物之初耶聞之
於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跋尾

佛滅度後閻浮提眾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故
諸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
裁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
見之戲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
乳或疑為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
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然乎今

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
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并以前
所作頌寄之手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
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
題

藥師琉璃光佛贊一首 并引

佛弟子蘇籥與其妹德孫病久不愈其父過母范氏
供養祈禱藥師琉璃光佛遂獲痊損其大父輒持為造畫
尊像敬拜稽首為之贊曰
我佛出現時眾生無病惱世界悉琉璃大地皆藥草

今眾釋孺仰佛如翁媪面頰既圓平風末亦除掃
子籥與德前世衲衣老敬造世尊像壽命仗佛保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一首

眾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
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唯有一愛
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為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
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眾生
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眾生咎何以故眾生所愛無
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
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

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死出輪回處是處安樂堪求依怙無異父母支體可捨而況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縱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况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窞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窞而人自然有喜有慍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何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答四方之民皆以勤苦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

遠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况飄墮羅刹鬼國乎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已有而况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影隨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遍地千柱浮空三成莊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

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再
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壁珠
夜明三十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搖
颯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冰雪清人無南
北壽且寧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一首

太岳之裔邑于靜安學道求心妙湛自觀觀觀世音
凜不遠顏三年之後心法自圓聞思脩王如日現前
心識其容口莫能言發于六用以所能傳自手達誠

自其達緣爲誠幾何巧惡莫弄誠若是佛佛當千萬
若其非佛此相苟緣就惠此二爲不二門拜手敬贊
東坡老人

繡佛贊一首

凡作佛事各以所有富者以財壯者以力巧者以技
辯者以言若無所有各以其心見聞隨喜贊拜讚歎
曾未及彼一鍼之勞而其獲報等無有二若復緣此
得度成佛則此繡者乃是導師

東莞資福堂老栢再生贊一首

生百首肯契松肘回是心苟真金石爲開堂老栢枯

其留復生此相無我誑為枯榮不其枯時不枯者存
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世人不聞是樂說法今聞此相
熾然常說

補禪月維溪賈九首

美很惡婉自昔所聞不圓真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
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好
聃耳屬有綺眉覆觀佛在世時見此老青年開口誦經
四十餘尚時聞雷電出一彈指
白鬚在膝貝多在中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顧不皺
不受刃箭無心掃除留此殘雪

右手扶杖左手拊右為手持杖為杖持手宴坐石上
安以杖為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兩眼不用兩手自感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忘
亦不相指是四句偈在我指端

勞我者曾休我者豈如晏如岳舞不僻淫是哀離宅
澹室滅明各妍于心得法眼正

善心為男其室法喜背躋孰肥有木童子高下適當
輕重得宜使真童子能如茲乎

佛子三毛髮骨與須既去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衆
物無兩邊既得無生則無生

捧經持珠杖頭倚背植杖而起經珠乃閑不行不生
不坐不卧問師此特何杖何在

談妙齋銘一首

南華老明端靜簡潔淨雲掃盡但挂孤月吾宗伯國
通亮英發大主不羣天驥超絕室空無有獨設一榻
空吐耶城奔走榻張二士共談必說妙法彈指千偈
卒無所說有言皆幻無起不滅問我何為鑿冰取雪
人人造語一一說法孰知東坡非問非答

南華長老重尊而逸事一首

契高掣師常暇人未心
笑海月慧辯師常喜人

婦之不肯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
能焉孟子則以為聖人之道始於不為穿窬而穿窬
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為穿窬者雖穿窬亦不
欲也自其不欲為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為聖人
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
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迷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
為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為用儒與釋皆然南華長
老明公其始蓋學於子思孟子者其後棄家為浮屠
氏不知者以為迷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南華自六
祖大鑒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故南華為

律寺至吾宋天禧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遠住持至今明公蓋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聖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宰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矧吾道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子為我記之居士曰諾乃為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爲記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一首

佛以一以而說千法千佛千口則爲幾說我法不然非千非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雖各徧滿不相壞雜咨尔學者云何覽閱自非正眼表裏洞達已受將受則相陵奪惟回屢空無所不悅是名耳順亦號莫逆以此轉經有轉無竭道人山居僻介楚越常樂我靜一食破衲達磨耶藏勤苦建設我無一錢擅波羅密施此法水以灌尔聰

靈感觀音偈一首并引

或問居士佛無不在云何僧榮所常供養觀世音像獨稱靈感居士荅言譬如靜夜天清無雲我目無病未有舉頭而不見月今此畫像方其畫時工適清淨又此僧榮方供養時秉心端嚴不入諸相無有我人

衆生壽者則觀世音廓然自現爾時居士作此言已
心開影解隨其所得而說偈言

夫物芸芸各升其英為天蒼蒼為日月星無在不在
容光則明知我大士淵兮淨神妙湛生光積光為形
亭亭空中靡所倚憑眷此幻身如鬼如紙生則圓物
軒昂權衡地所不載而能空行滅則蕩空附離四生
不可控持矧此亭亭涕淚請救搏頰頰纓如月下照
著心寒清不因脩為得法眼淨碎身微塵莫報聖靈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同乎人而實無情彼真清隱
湜長老真贊一首

何殊竹青日照月明雷動風行夫孰非幻忽然而成
此書清隱可謁雨晴

清隱堂銘一首

已去清隱而老崇慶崇慶亦非何者為正清者其行
隱者其言非彼非此亦非中間在清隱時念念不住
今者何人補清隱處八萬四千劫大洞然但隨他去
何處不然

觀世音菩薩頌一首

金陵崇因禪院長老宗襲自以衣鉢造觀世音像極
相好之妙予南遷過而禱焉曰吾北歸當復過此而

為之頌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一日自海南歸至金陵
乃作頌曰

慈近乎仁慈近乎義忍近乎勇憂近乎智四者似之
而卒非是有大圓覺平等無二無宛故仁無親故義
無人故勇無我故智被四維近有作有止此四本無
有極無匱有二長者皆樂擅施其一天富千金日費
其甚貧百錢而已我說二人等無有異吁觀世音
淨聖太子徧滿空界挈携天地大解脫力非我敢議
若其初無我亦如此

東坡後集卷第二十

聖